大威德陀羅尼經卷第十七 侍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攝州兵庫下…

阿難復有四種食承事尊重者是為食摩訶羅所作業者是為食調戲是為食覆藏者是為食於中所有作摩訶羅業者是名為毒何者名毒所謂不自在自在何者名不自在墮不教示上氣不安隱不吉祥被抑怖畏被捨被棄故名不自在是為摩訶羅毒也又言摩訶羅者若有如是等果報滿足已及俗家諸業等復欲滿足沙門之業彼等捨家出家已見有慚愧悔作惡者年少比丘訶責彼等而為示現不隨順法以幻惑法中令他歡喜種種語言中入在家色何者名為幻惑之法言幻惑者謂在俗家時住放逸地所犯諸法彼等當皆悉示現然和上阿闍梨告彼等言汝今已得出家莫作如是作是語已彼猶不悔是故和上及阿闍梨欲棄捨彼彼等即作是念今者善哉今者快哉今者快賢我今前後久已猒棄所謂多有

語言相似故捨妻子已來入佛教去
何和上及阿闍梨更復調伏呵責我
等應作如是應不作如是作如是語
故名不自在又不自在者是謂破戒
也既不自在即便破戒者彼名無所
怖畏亦名羸弱言羸弱者謂摩訶羅
雖持袈裟於沙門法中虛無所得空
食他食亦當不取他隨順事乃至獼
猴威儀之中依倚佛已說俗語法不
隨王業此第一摩訶羅力以如是摩
訶羅力具足故向摩訶羅地何者為
摩訶羅地謂地獄閻羅世是也若有
和上及阿闍梨於彼邊作如法教亦
語者尒時彼即不受復語和上阿闍
梨作如是言我家所有足自活命何
用汝邊衣食汝衣食而更縛我我於
今者不用汝教若自作終無休息若
其不尒我更至他處豈當无有如是
不隨順教佛刹寬曠我已受持袈裟
衣服隨我意欲當至彼處阿難其摩
訶羅有是難受隨順教如是於諸梵
行持戒行中捨遠戒已行卑下中還
復承事妻子眷屬此是第二摩訶羅
力其摩訶羅如是力具足至摩訶羅

復承事妻子眷屬此是第二摩訶羅
力其摩訶羅如是力具足至摩訶羅
行我之所說為何緣故作如是說為
彼等故因彼等故緣彼等故何者因
何者彼緣謂地獄畜生閻羅世故名
因緣何者為緣所謂為惱何者為惱
所言惱者所謂無色何者无色所謂
無財何者無財所謂黃色衆生色非
正色金色不鈌少不可拔濟於地獄
聚中住大地獄故言生於彼處辟如
餘諸地獄華有立住者不得撗卧身
壞命終已生於彼處生彼處已故名
攀緣為攀攀緣也以其先世不能隨順
食他信施是故言因和上及阿闍梨
所不重教悔是故言因此是攀緣以
攀緣故多失諸法故名攀緣也以是
因緣受地獄身意持彼處故名攀緣
也我者有何義以自作惡業故當生
惡處在地獄中口自唱言我我也苦
也極苦也彼等以自作業生是智相
我等先世不受正教棄捨正教故得
寂後法意順彼是故如来說彼處年
少之時不修學故名年少摩訶羅
也得他教已若彼若此若輕若重當
有當作如此等五種法具足故名不

也得他教已若彼若此若輕若重當
有當作如此等五種法具足故名不
受順法摩訶羅也彼無此法故故當
生大熱惱地獄之中阿難又何因緣
言摩訶羅也以彼具足作摩訶羅法
故名摩訶羅也何者作摩訶羅法摩
訶羅法有五種何等為五於苦行處
懶惰懈怠被他呵責摩訶羅惡戾眼
視瞬摩訶羅橫有語言不作正說摩
訶羅蹲坐低頭摩訶羅樂不正道行
摩訶羅此等為五種摩訶羅復有五
種摩訶羅何等為五住處不正行處
斷絶不問自語非正方行於波羅提
木叉中不能正行此等五種摩訶羅
垢也復有五種摩訶羅垢何等為五
非時入村落好毀呰他恒悋欲往他
方之處好噉多食勤向天寺及祭神
處是為五種摩訶羅垢復有五種摩
訶羅垢何等為五所食殘餘不立淨
施所造食處不知護淨先已淨處而
遮止是為五種摩訶羅垢此等具足
五摩訶羅垢法當得羸弱形體瘦憔
悴被他棄捨言羸弱者作諸惡法故
名羸弱彼以穢濁而取塔物及衆僧

悴被他棄捨言羸弱者作諸惡法故
名羸弱彼以穢濁而取塔物及衆僧
物若得若取三寶之物復至村落慈
心與他是食彼當至食行中言食行
者當趣地獄畜生閻羅世等故言食
也當生種種陰聚决定成就彼等以
如是染著故名染欲垢瞋恚垢愚癡
垢至如是處而為彼等幻偽所牽言
牽者謂無明也為於三界業煩惱所
牽是故言牽取也
復有四種食烏囉哆吒伊陁阿伽帝
伽弥比（隋云與岸欲去者不去）薩浮弥薩奴薩多囉
拏（隋云言彼岸難度）婆這伽呵拏薩烏折底
攝取名字而說 婆制婆耶制婆茀利莫句也
烏折帝（隋云如彼還亦如前所說後復亦）所言俗人無有
修作相續威儀若有具足成就威儀
可得令彼坐布薩業所言初者未曾
依倚彼應當說是故名為初未曾有
故譬如丈夫當發如是心我於某處
當作屋宅為捍風雨故彼發心已然
不遇作時遇天雨走向於彼造屋宅
處至彼處已還被苦厄阿難於汝意
云何彼人為有利益為無利也阿難
白言世尊無利益也佛言如是如是
阿難若有人被俗家逼切已彼等作

白言世尊無利益也佛言如是如是阿難若有人被俗家逼切已彼等作如是念我當出家彼等出家已還在俗家造作俗法阿難彼捨家出家已當作利益也非利益也阿難白言世尊彼作利益非無益也佛問言作何益也阿難荅言於他人處得食而食而於其身無所乏少世尊今有如是作利益處佛言阿難莫作是語阿難莫作是語當知是彼名無利益若食他食已當至阿鼻大地獄中當知如前後亦復尒阿難以是義故先行無明作諸惡業彼於後時無明還滿今復入此佛教之中捨家出家當養育身彼等如大函滿復冩穀聚如先在俗後亦復還作前業先發信心捨家出家已於後後還悔我何所作也若我捨家出家應所作者而不作耶阿難此食大重行處滿足當滿驢趣滿自違背處滿惡趣處滿野干地處阿難此等比丘名不住戒如鵰鷲在籠不細精行至於乱行有穢濁行名向惡處向惡處者名為破壞為破壞者名向三種破及有穢濁故名向惡破壞當作叫喚彼作糴天於和上及阿

名向三種破及有穢濁故名向惡破
壊當作叫喚彼作緋天於和上及阿
闍梨所當生貴重恭敬之心彼得脫
已心念勤求讀誦修習正心當欲入
於涅槃等五法具足是摩訶羅在少
年時應置教故辟如有丈夫走時復
有一人作如是言汝於今者欲何處
走彼時即住如是如是摩訶羅被他
教亦言如是作應如是行彼即還作
如是順事彼摩訶羅當言取隨順也
言破者佉郝地也(隋云略)毗婆伞吒阿提
迦邏拏(去聲隋云破壞壊作)波度陁鞞馱郝(去隋云破住處)
毗後夜伽闍師哆(隋云高作事如為頭)阿難如来
已知如是諸法於未来世中當有年
少摩訶羅輩法阿難彼等非善丈夫
不正活命若於此教中信心捨家出
家已而起貢高當入婆他浮陁中言
婆他浮陁者當墮於阿陁浮陁地獄
中是故言婆他浮陁也言貢高者馳
向不善處謂村落中向非沙門所作
諸法中何者非沙門所作法阿難於
未来世有諸比丘彼等以取塔廟莊
嚴之具取已莊嚴城邑村落若於今
者如来所說正攝威儀應入俗家欲
於後時種種調戲非正威儀或跳或

者如来所說正攝威儀應入俗家彼
於後時種種調戲非正威儀或跳或
擲至村落中觀看諸鳥及蚉虻等或
觀流星於彼之處而生愛喜樂於彼
中當作勤劬彼等比丘身壞命終定
當墮落諸地獄中阿難我今與汝骨
肉兄弟所有如来凡所用者及袈裟
衣我不捨與亦不許與汝能用不阿
難言不也世尊佛復告言阿難我之
所有衣鉢應捨施者應當無有別異
之人可捨施與惟除於汝何以故汝
為如来侍者亦是兄弟共佛世尊居
住一處故阿難若為如来凡有所施
乃至一綖縷等彼天等世應如藏舉
尊重供養阿難若為如来諸塔廟等
施諸衣物而盜取者彼當滿足非沙
門法除作是心欲為藏舉若洗若染
若薰若香自餘諸事何以故彼等尊
重物所布施者云何戲笑而受用也
阿難彼等所有諸戲笑事必定當墮
於苦逼中阿難何者苦逼言苦逼者
於鐵地獄中當被填壓尒時世尊作
如是神通令大地劈裂彼阿鼻脂極
大地獄忽来顯現眼前此地獄處建
立諸幢一切所有地獄衆生並皆集

大地獄忽来顯現眼前此地獄處建
立諸幢一切所有地獄衆生並皆集
聚幢頭熾然身體懸住彼等懸時有
大鐵釧燒彼身尓時世尊告長老阿
難言汝見此等五百幢頭極大猛火
熾然一向如炎盛以不阿難白言如
是世尊佛言阿難此等衆生於迦葉
如来阿羅訶三藐三佛陁世尊塔處
以諸荘嚴種種具已荘嚴村落城邑
舍宅彼時所有破戒之者若取如来
塔上諸物今生此中阿難於未来世
我涅槃後有如是時如是三摩耶有
諸俗人信敬佛者為供養如来故若
施諸蓋或幢或幡於我塔中用作荘
嚴彼等沙門凡出家者從彼塔中取
物造作蓋裝餝幢頭或於村落城邑
而作端嚴當為糞穢之所汙染彼中
所有或餘殘者或時自著或與他著
彼等衆生身壊命終當生惡趣諸地
獄及阿鼻大地獄中阿難有百千俱
致幢頭從此教中捨是身已當生地
獄彼等以取如来塔廟之物嚴餝幢
故如是如是身荘鐵幢而住阿難以
此因縁如来故說阿難如来所有若
衣若鉢彼為無等世界為作支提世

此因緣如来故說阿難如来所有若
衣若鉢彼為無等世界為作支提世
間無有堪受用者阿難如来所有欲
供養者應者勝處合掌礼拜所得利
益所有果報彼一切果生於千劫中
受不可盡阿難如来幢幡千指拚等
合掌供養所說善根尚有尒許勝妙
果報況復有為如来支提懸幡幢盖
阿難其如来禁戒三昧智慧解脫解
脫知見無有邊際阿難是故如来支
提之中所施物者汝等莫取如来不
許如是之事如来所有支提物者彼
應頂戴荷負供養阿難我非是彼摩
醯首羅天主之天如来殘花一切衆
生不得取者應當荘嚴如来支提不
得以彼如来支提裝餝之具而用荘
嚴城邑村落阿難出家之者於當来
世有如是業有如是等非法之事非
是俗人所作事業所以者何阿難彼
三摩耶所有俗人當施衣服及諸供
具而出家者反盗支提供養之具而
自受用阿難有如是食當作怨仇非
為慈處阿難如来宣說所作福事荘
嚴之具脩供養者將来獲福有如是
等裝飾之具自供養者如来說彼當

嚴之具脩供養者將来獲福有如是
等裝飾之具自供養者如来說彼當
墮地獄何以故阿難誰有莊嚴供養
訖已阿難彼等於彼還自取用阿難彼
等比丘於後世時依佛出家已欲供
佛故或衣服等而自著用阿難其釋
子沙門等當有是食當復結集地獄
陰聚阿難諸所愛者豈不尊重而供
養耶我於彼時而為彼等不作愛重
若於彼時愛重我者如来支提幢等
諸物莊嚴之具應當守護不得侵犯
阿難當彼時白衣有是勝異非同出
家剃除鬚髮著袈裟者阿難於彼之
時出家之人多饒煩惱非諸俗人在
家之者阿難彼三摩耶時出家之人
所作生活種種具度如在家人辟如
侍者若奴若僕或有水器或復蘇器
或有脂器彼等觸已復還洗淨無所
簡擇自取受用阿難如是如是彼於
後時有出家者一切非善法中具足
當行於俗人所而作諂曲作出家垢
彼等以意垢具足故身壞命終次第
當生於諸地獄中阿難此食當破皮
破皮已破肉破肉已破筋破筋已破
骨破骨已破破髓阿難所言食者若於

破皮已破肉破肉已破破筋破筋已破破
骨破骨已破髓阿難所言食者若於
彼時令墮非法行者彼名食也復有
四種食捨勤精進此由法實不攝取
故棄捨遠離不正威儀故名為食也
所有語言彼還詐若如來語中不正
言說於中有疑此名為食事尊重者
是名為食言尊重者謂欲是也所言
欲者謂不正行復言欲者謂苦聖諦
是也所有聖諦彼少漆著若少漆著
彼處無貪著無貪著此是諸食斷處
若有此等四種聖諦以聖諦順眠者
彼等貪欲順眠增長以順眠增長於
三界中隨順流轉故名為流隨眠住
處為食此等為四種食也
復有四種食觀察般若是名為食呼
嗅法是名為食修正梵行是名為食
住於障㝵恚中是名為食阿難如来
所說恚者謂不滿法想此四種恚具
足滿者當生三界此四種恚有可除滅
而有眷屬而諸衆生不能覺知惟除
如来也五法具足能生食愛阿耶吒
隨耶波梨拏摩多夜（隋云離行布施不如法迴向）佛
婆若多夜（隋云於是知故）摩羅波羅奈伽多夜
（隋云承事魔故）彼有八十戶蟲垂噉食故所以

婆若多夜（隋云方是知故）摩囉波羅余伽多夜

（隋云承事魔故）彼有八十戸𤸎垂唼食故所以

生飢此等四種食如此諸法以為眷

屬言眷屬者若令勇猛或復發起故

言眷屬又言眷屬者由被他食由他

活命為他利益由他鈌少是故此食

名為食也

復有四種食依欲界為食依色界為

食依無色界為食（章中有四列名梵本中少一）是為

四種食

復有四種食尼祇多舍羅為食（隋云歌毒）

（隋為食）勝住處為食及棄捨鈎鈎為食

涤著為食是為四種食

復有四種食般遮多婆跋為食（隋云五種）

（苦行為食）阿鄯舍荼為食（隋云不謟曲為食）慰提沙

吒都利也為食（隋云相似故說為食）淨信瞋恨為

食於中所有淨信瞋恨食者此食具

足沙門釋種子於今時中及未来世

乃至正法滅時云何淨信瞋恨為食

謂沙門釋種子輩諸沙門釋子輩而

自念言我是沙門彼等開示商道彼

等於商道中私竊覓勝而作商事勿

令有人知我復次何者是彼沙門釋

種子販賣物也謂販賣佛語以為賣

物及諸威儀以為賣物云何販賣佛

種子販賣物也謂販賣佛語以爲賣
物及諸威儀以爲賣物去何販賣佛
語以爲賣物阿難諸沙門釋種子作
是念我當求法以此法故令他歡喜願
使有人請我與食彼人依倚糞穢法
住糞穢已勤覓如是佛菩提法彼人
思惟憶念以菩提法如是出入息念
應當憶念如是念處如是正斷處如
是諸神足處如是諸根如是諸力如
是菩提分如是八聖道分我能知此
我於此中身已得證若能思惟如是
等法汝於彼時當生光明或見害輪
汝於彼時極須閉目若閉眼已或有
眼痛汝於彼時當應如是憶念思惟
此是魔業我應不久當得果證吾若
来已隨其所有還如是說如是沙門
釋種子商道方便彼去已後至空閑
處作如是思惟我於今者已生朋友
當應隨時觀看親近彼過夜已行狗
道中非自威儀不正威儀行道路中
如是思惟我今應當作如是語我應
此語我應語彼不住正念不住諸根
行狗行中彼人行時所有正信諸天
龍夜叉彼等見已戲笑毀辱彼貪迷

行狗行中彼人行時所有正信諸天
龍夜叉彼等見已戲笑毀辱彼貪迷
惑異觀而行彼人去時但感自身以
惕看故生瘡出血彼至村落若見信
家諸沙門釋種子所即往彼家入彼
舍時除其狗行作悉利伽羅野干之行
辟如悉利伽羅以飢渴遍求覓飲食
遥見群羊心生恐怖即便反擲遍行
園遠見是相已直以舒舌斷舐而已
或來或去其悉利伽羅忽得羊便即
捉羊項彼羊即便舉頭怖走至一千
步猶懸彼項辟如解領垂胡以牙利
故羊不能行即便倒地時悉利伽羅
隨欲所作時驅護羊人或覺知者即
便遍切悉利伽羅羊因得活如是如
是彼等比丘所至家處攝前語言後
以方便令作已事於彼舍中共語言
已即便停住亦現身瘡於俗人所種
種誑惑種種教亦彼應與我如來付
囑汝病者所須彼即報言汝明日來
如已家無異得是言已便即出去彼
非善丈夫乃至所見皆悉諸覓彼後
次第還到彼舍到彼邊已隨身所須
即從彼索俗人見已便起恭敬請令
彼坐亦現忍相比丘坐已彼俗人言

即從彼索俗人見已便起恭敬請令
彼坐示現忍相比丘坐已彼俗人言
尊者今日為何所食我今作何也阿
難時彼俗人以信敬心請彼以意重
故即告彼言我長夜中以果報故恒
被人誑惑為人所呵而問我言汝作
何也汝得何也汝今何證也雖然汝
等俗人多有事業隨汝所有若多若
少而行布施得福無量彼即報言如
尊者說實如是耶時比丘報言我阿
闍梨和上亦復如是示我道路令汝
具足我住於此十年勤求猶尚不能
得是諸法如汝今者於一夜中已得
是法善哉丈夫汝今應當生歡喜心
汝今已得須陁洹果汝真是佛子汝
當亦應堪受一切衆生之所頂礼而
汝今者能為我作最勝福田況復餘
者若更有餘善男子等非是沙門而
似沙門彼等來已而語汝言此不應
也非佛所說汝勿信彼汝莫放逸汝
於今者真是須陁洹真是斯陁含阿
難是於彼時為世間果報故為糞除
塗瘡讃歎自身及說師法復為他人
作如是說汝等亦應當作如是彼為
諸俗人令歡喜故時彼俗人即作是

作如是說汝等亦應當作如是彼為諸俗人令歡喜故時彼俗人即作是念我實是須陁洹我於今者應供養師時俗人等於彼沙門即生歡喜便請比丘多與衣服飲食卧具湯藥種種諸物時彼比丘既被請已作如是言如来曾說言從信邊應受非不信也若如是者我今應受彼如次第漸漸親近數數来往以數見故作漏語言如前彼亦亦作如是業常来俗家攝受白衣道相染愛捨離戒行在彼俗家作卑下業阿難此是沙門釋子諸弟子等當有如是不淨行業减損上天及解脫果當滿地獄苦惡果報是惡比丘之所作者若更見餘沙門釋種子等不生信心亦不親近亦不供養亦不承事此亦如彼惡比丘者何假親近莫共語言因是事故損减信心戒行多聞施及般若皆悉損减損减已當墮於惡趣所謂於地獄畜生閻羅世是故阿難莫為食故作如是諸惡行阿難如是次第如是因緣滅此法教阿難其誰聖者當住六月於後知已移行他處彼惡比丘雖有

如是所作方便諸惡沙門釋種子等
所在住處具惡方便汙染如來如此
法教閉甘露門捨佛菩提毀辱佛教
不惜法教當棄捨僧教阿難彼於如
来法教作不善事況餘凡夫練行之
者具足精進信行之者阿難於彼時
中以食故罵辱如来呵責毀謗阿難
云何以食故罵辱如来呵責謗毀是
惡比丘知此俗人於如来所有信心
諂彼所作如是言此為非善非為正
者故在彼前毀辱如来却住一邊行
受此當知僧勝佛不如也當供養僧
當供養僧已即供養佛佛於聖僧中
非為外也彼時無智衆生受不正語
故如来曾說為瞿曇弥施衣具時瞿
曇弥汝施僧施僧已有大果報而施
僧者我亦在中汝可布施於聖僧中
其瞿曇弥即施衆僧以供養故即成
波羅蜜如来曾說若有如是闇者信
者如是知者彼等即住天勝之處所
謂施僧成波羅蜜故若作異者此是
顛倒汝莫作二此義是一若供養僧
即供養佛何處有一何處有多若如
来於僧外者不應坐布薩中如来曾

即供養佛何處有一何處有多若如
来於僧外者不應坐布薩中如来曽
為衆僧説波羅提木叉如来不為一
人説波羅提木叉如来既坐彼衆當
知如来即入僧數阿難如是彼時於
世間中惟有二寳佛及法寳一切所
有佛法語言當於彼時皆悉棄捨所
有僧寳於彼時中彼當無也惟有極
大叫喚之聲阿難其彼冣大叫喚滅
已當悪運起於悪運時和合僧者惟
在三年過三年已彼皆破壊既破壊
已時有一比丘多聞持力年已老邁
生来百歳當令是人入一朋黨作如
是言我前聞説於悪運中無有大像
名和合之者惟有空名如此空名應
善受持阿難此大僧者冣後得名阿
難汝當觀察彼三摩耶惟有空名無
和合行時有如是諸悪比丘彼等多
有俗人及悪比丘共結朋黨爭相佐
助於悪運時入諸寺舍執持器杖搯
打比丘阿難如是悪運世中所有僧
衆諸沙門等自無力故惟當空有大
僧之名阿難彼三摩耶無一比丘行
梵行者彼布薩中各立制約汝等不

得言有梵行若復言我行梵行者彼
即斬首或時撾罰阿難如是次第於
八聖道當被誹謗彼等於彼布薩之
中當共行籌誰有梵行若言我有梵
行者彼可取籌若有自言我有梵行
取籌之者彼惡比丘即不共彼同布
薩業阿難彼三摩耶有五百許比丘
作如是言我是梵行阿難彼等五百
比丘一夜之中皆悉斷命至夜曉已
時城中王既聞此事即大瞋忿捉彼
所有三千比丘一時斷命復作是聲
号誰為城王捉得沙門將来之者賜
與金錢彼於是時有貪衆生處處走
趣沙門釋子隨其所在諸有沙門釋
種子處或阿蘭若或復山林曠野之
處皆悉詣彼處處求覔當時諸寺山
林靜處諸阿蘭若皆悉空曠其諸弟
子不知和上去住之處亦不守護依
止侍者亦復不知阿闍梨處亦不守
護阿難其沙門釋種子於彼時間此
閻浮提内甚大迮陿無走避處阿難
當知彼時所有比丘摩訶羅者彼王
捉得皆悉奪命阿難唯有金錢彼得度
河阿難如是於彼三摩耶時有五百

捉得皆悉奪命阿難唯有金錢彼得度
河阿難如是於彼三摩耶時有五百
比丘無金錢故為大水聚之所漂沒
無得度河阿難彼三摩耶時諸比丘
等至此道多刹尸羅城作和合往面
向此觀看和上及阿闍梨彼等各各
議論作如是念我等今者可共彼王
作大戰鬪彼三摩耶處處普方各各
来者諸比丘衆尒時當有九十百千
諸比丘等悉著鎧甲還向此方相隨
而去共彼城王極相戰鬪如是阿難
彼三摩耶布沙波袥（隋云北主）王所居城
中極為戰鬪阿難彼戰鬪處有三千
許諸沙門衆皆悉為彼刀杖所害當
時彼王被諸沙門之所逼切即便逃
走為諸沙門之所奪命阿難如是彼
王所有采女及諸軍衆彼三摩耶為
彼沙門釋種子輩於半月中之所受
用阿難彼三摩耶於荼蘇地（隋云邊地）當
有一王名曰婆睺羅舒婆（隋云多馬）時彼
土閻沙門釋子輩斫殺燈王斯有是
處若彼等来必奪我位令我墮落及
失四部兵時邊地王即来向彼布沙
波袥城其釋種子輩因離彼城阿難
如是彼三摩耶於此道中當家後見

来者諸比丘衆尒時當有九十百千
諸比丘等悉著鎧甲還向北方相隨
而去共彼城王極相戰鬪如是阿難
彼三摩耶布沙波袛(隋言花主)王所居城
中極為戰鬪阿難彼戰鬪處有三千
許諸沙門衆皆悉為彼刀杖所害當
時彼王被諸沙門之所逼切即便逃
走為諸沙門之所奪命阿難如是彼
王所有采女及諸軍衆彼三摩耶為
彼沙門釋種子輩於半月中之所受
用阿難彼三摩耶於荼蘇地(隋言邊地)當
有一王名曰婆睺羅舒婆(隋言多馬)時彼
土聞沙門釋子輩斫殺燈王斯有是
慮若彼等来必奪我位令我墮落及
共四部兵時邊地王即来向彼布沙
波祇城其釋種子輩因離彼城阿難
如是彼三摩耶於此道中當家後見
諸沙門等諸比丘等當還向彼特叉
尸羅大城(隋言石城)

大威徳陁羅尼經卷第十七